

晉書 十一

列傳

武十三王
元四王
簡文三王
王道宗
劉弘
陶侃
溫峤
郗鑒

貞宗
紀瞻
賀循
薛魚
劉隗
刁協
戴若思
周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10



文庫11
D271
10

010190559071

晉書列傳卷三十四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
東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乂徐
才人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人
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
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
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
王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
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諡今並略之其



瑋又類自不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天太康十年追封謚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東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於時諸王封中上者皆五萬戶以柬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

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卽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柬旣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爲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篡帝位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

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秦始皇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沖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爲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篡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與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

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
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陳於承華門前
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哇祕以身蔽倫
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
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
鬪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
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
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陳納之下車受詔
爲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掄倫
矣百姓大悅旣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

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罔上表理允曰故
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尅捷
遭天凶運奄至隕沒逆黨遘惡并害三子冤寃酷毒
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
人懷忼愾愍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
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罔敗超
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爲嗣拜散騎常侍
洛京傾覆爲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
演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改封

晉書列傳卷三十四
中都王後與穎俱死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上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籥銓端覃嗣立及沖太孫薨齊王冏表

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嗣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庶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明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顛顛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胤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穎及羣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

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顥勸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廢覃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欵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未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籥初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卽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洛京傾覆没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爲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苟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十日爲石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楊吳興并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傳祇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並諫倫乃貶爲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

晉書列傳卷三十四
王又成都王穎之相攻也又以晏爲前鋒都督數交
戰永嘉中爲太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
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
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
帝卽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四
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卽愍帝固初封漢王
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
沒于賊

渤海虜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
謚

元帝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哀石婕妤
生東海哀王沖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
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哀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
妃養之哀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
拜後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哀有成
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
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
位遂定更封哀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

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
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
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哀太
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没于
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
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爲
太妃長水校尉高選寮佐以沛國劉耽爲司馬潁
川庾功曹吳郡顧和爲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卽王位

以榮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
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
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怛其以
小晚生奔繼哀王爲東海王以道遠罷榮陽更以隰
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卽尊位徒奔爲琅邪
王東海國闕無嗣奔後入纂大業桓温廢之復爲東
海王旣而貶爲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
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哀王爲曾
孫改食吳興郡爲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喆後太興元年受

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領祕書監穆帝卽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卽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璉散騎常侍璉以梁王隨晞晞旣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

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尅已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璉遵以遵嗣追贈綜給事中璉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璉

各復其官璉還繼梁國

梁王璉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薨子蘇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國人孔僕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裕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為通桓氏

漢書能奇

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篡貶為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劔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

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侯以邢顒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聞封此見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旣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

凶門栢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

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旒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栢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麓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爲差。則柩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爲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

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旣減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卽窆。葬之日卽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未俗。改

音書列傳 卷三十四
弦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管無益之事殫已
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
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
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
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
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爲琅邪王卽簡文帝也咸和
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卽位哀帝爲
琅邪王哀帝卽位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卽位又以簡
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
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
更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卽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
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
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
流並早夭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
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修行業多失禮度
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卽位嘗
晝日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辛苦言

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羨玄孫珣之爲後珣之歷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叅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爲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諡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爲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爲臨川太妃

寶字弘文歷祕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降爲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御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實當且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

晉書列傳卷三十四
十四
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嬖姆尼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登

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領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旣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滅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誠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就其違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

必夭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
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
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
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五誠龕法尚
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感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
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
東宮剋獎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
失帝由是漸不平于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甯
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
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

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甯于帝帝
不獲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
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
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叅軍牙爲道子
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用功鉅萬道子使宮人
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
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
也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
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
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

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既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爽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輔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賊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姘屬類傾動亂時殺賤人饑流殫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

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大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太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審仲堪仙民持有言詠東

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爲朝臣荆州謂王忱也法護卽王珣寤卽王恭仙民卽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祚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旣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

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經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著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

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
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
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
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
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授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
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
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
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去
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旣不能距
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

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鋏姦
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
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
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
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
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已任尚之爲
之翼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
是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
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旣而楊佺期
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

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
太守溫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
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
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
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
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
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
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
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
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旣而道子

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歛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蹶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旣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

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
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
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
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
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旣錄百揆
內外羣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
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歛不已
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
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
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頗不
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旣而
孫恩遁於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賤於道子曰賊造
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
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
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
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
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
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
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

有懷但懼禍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揚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居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于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卽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濟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

晉書列傳 卷三十四
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糗糧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于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督劉牢之遂降於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叅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同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元顯送于新亭縛于筋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

誕張法順所誤于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

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
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
迎道子柩于安城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
合葬於王妃陵追謚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修之
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
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于是修之歸于
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勾藥
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修之復爲嗣薨
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秦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
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大
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
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
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
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華隨鋒鏑而消亡朱
芾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
狼慄慄周餘竟沈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
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
荒翹蘖信惑讒諛遂使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
則夔倫收斂然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叟之年受棟

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茂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克
 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為安帝之孫
 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
 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
 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矣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獻
 聰悟清河內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
 國祚

音

毗	房脂	反	蘇到	歛	許物	反	四笑	璉	音	所甲	祝	大
房	謀	反	童	古	患	札	瘥	才	何	反	氏	林
武	罷	音	皮	姘	姆	上	武	醜	反	瑾	音	僅
下	音	象	反	下	莫	候	反	忱	反	氏	林	釋

晉列傳卷三十四 終

晉書列傳卷三十五

王導

子悅

怡

洽

協

劭

蒼

洽子珣

珣子謐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
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卽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爲東閣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

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
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日
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由以
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祓乘肩輿具威儀敦導
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羈覘
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
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
俊又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
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旣
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
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
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
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
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已勵節
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
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
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
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
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
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

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
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
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
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
達政之士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
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
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
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頽毀
導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導亂源饗竊名位
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
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
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已冲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
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
軍愍帝卽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旣建以導爲丞相
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
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
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
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
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
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

王世貞曰
歎語亦俯
仰有致

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
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
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
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
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
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
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
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
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膚習以成性遷善遠罪
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
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
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所
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
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舉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
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
之事君則忠用之菴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
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
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
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
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

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煽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饗餐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綏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舜于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奉太子左衛率羊鑿旣而鑿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鑿鑿闇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

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爲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諫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諡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諡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諡卿校常伯無爵不諡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諡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哀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

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劔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旣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巳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心腹。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未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

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同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

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敘。萬物獲宣。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勳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祗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

陳夢槐曰
神懷可擬

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
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
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
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
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
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册曰朕夙罹不
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
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
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雋乂申命羣官允釐
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
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
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
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
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
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
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
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
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
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
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

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旣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賸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冊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諡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雋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算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巳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檣杙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冲人。遭遇艱圯。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

晉書列傳卷三十五
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諡曰文獻祠以太牢覓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穎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勤蒼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弈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都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諡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見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隕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褰歛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楊尹卒贈太常子殷嗣尚鄱陽公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一
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
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卽丘子性傲誕不拘
禮法謝萬嘗造恬旣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
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於
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
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棋爲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
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
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
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

諡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
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
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
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
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旣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
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
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
六二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

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旣與珣絕婚。又離珣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伏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遜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珣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諡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旣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

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
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
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
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
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諡曰獻穆桓玄與
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
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
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
已其嶠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
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
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
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
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
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
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
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
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卽於別室與法門法綱等數
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
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

侍中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叅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謚爲嗣

謚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祕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謚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玄以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謚

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二十人初劉裕爲布衣寒末之識也惟謚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謚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謚旣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謚曰璽綬何在謚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謚從弟湛少驍果輕俠欲誘謚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謚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謚懼而出奔劉裕賤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謚旣還委任如先加謚班劍二

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諡曰
文恭三子瓊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楊尹
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
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
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諡曰簡三子穆
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
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蒼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
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蒼
以私米作饘粥以餒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
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
之桓冲表請蒼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
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厥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
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假厥建武將軍吳國內史
令起軍助爲聲援厥卽墨經合衆誅殺異已仍遣前
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
計厥自謂義兵一動勢未必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
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厥去職厥大怒迴衆

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廢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厥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謚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受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

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昱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弔，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予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

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墮聲，慙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焱馳，龍升雲映。武崗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流慶。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音義

覘勅艷反 愀茲糾反 又又 龕音堪 隗五罪反 練色魚反 賄無誣反
祿音遂 輶溫涼二音 轟音導 圯符鄙反 襲字林曰：襲卷衣也。音必益反。 殿音古 欽許金反 隼思尹反 櫛音則 隕杜回反 贊胡大反 卷終

晉書列傳卷三十六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為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為幽朔所稱，以勳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

晉書列傳 卷三十六
之敗也以弘代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叅軍蒯恒爲義軍都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驥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奔領荊州弘至奔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奔斬之表曰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合宥被遣之職卽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奔領荊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奸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颯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奔卽梟其首奔雖貪亂欲爲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奔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驥將軍所遣諸軍尅滅羣寇張奔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與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昌竄于下雋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

晉書列傳 卷三十六
衆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叅軍蒯恒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恒各以始終軍事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勳也司

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爲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爲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汴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爲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令貞爲信陵令皆功行相叅循名校實

晉書列傳卷三十六
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
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
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
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
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
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
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
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
其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
履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

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
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
云齊中酒聽事酒根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
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
尚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
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三千
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
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
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
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

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挾天子詔弘爲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顥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顥使張光爲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展深恨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一
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闖境未與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叅軍劉盤爲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旣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勸欲推穎爲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勸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已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勸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諡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爲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爲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爲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家累僑人侯脫跡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

兄子臻

臻弟輿

世鑿曰世說詳而有也致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為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堪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耻為掾屬以侃寒官召為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

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叅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祭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

壞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疆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叅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叅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叅軍軼

碑人傑曰
疲仙赤壁
賦鶴化道
士脫此

晉書列傳 卷三十六
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爲叅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輅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項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顛爲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鬪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叅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爲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鄱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

莫可敦然之卽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沔中部將張弈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朱爲所敗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僅而獲免張弈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

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弼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翳詣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尅羣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弼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弼懼來經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

俱叛侃卽迴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著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叅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且加黜削侃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

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毫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荆蠻乖離西岫不守脣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官弼將王貢精銳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弼遂疑張奔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弼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歛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

晉書列傳卷三十六
論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殺敗走進尅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雋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叅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

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

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

經人傑曰
東坡稽囊
看棋之謔
亦化此

軍荆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闔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常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口縛捕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遠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

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爾。」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身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

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眾赴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與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

晉書列傳卷三十六
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
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
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
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
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
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
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
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
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爲
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
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
鎮巴陵遣諮議叅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
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
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
繼進默遣使妓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叅佐多諫曰
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
國家年小不出曾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
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
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
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

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舍
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
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策曰是乃
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
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
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
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
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
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
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太
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
殮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
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
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
固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
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
廷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
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
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
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

晉書列傳 卷三十六
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
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
以憤懣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
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
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勅國臣脩遷之事
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
遂爾縣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爲犬馬之
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
遣母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
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
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
雖聖姿天縱英竒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儔司徒導
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
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卽陛下之周召也獻
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
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
州刺史印傳綦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
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舩
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
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

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
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
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
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
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密章祠以太牢魂而
有靈嘉茲寵榮又策諡曰桓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
南一十里故吏刊石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四十
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
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司馬殷
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

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
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
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
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
來此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
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
等勸更少進侃悵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
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
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
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

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若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分印倉庫、自加管籥、以付王愨、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愨、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竒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巴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闢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歛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疆兵、

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
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
洪辟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
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爲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
悼世子。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
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旣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
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
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
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
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
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
五百戶。

琦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成和末。爲散騎侍郎。
性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
禪。國除。

斌尚書郎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越勇不倫。
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爲

監江夏隨義揚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
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
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閤外
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
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
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
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
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
赴喪稱疑開計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橈檣仰而彈
鼓棹渡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載

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
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
莫敢酬答由是奸謀未卽發露臣以侃勳勞王室是
以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
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
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範最知名太元初爲光祿勳

岱散騎侍郎

臻字彥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爲南
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

蕭

孫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奔本
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
三百餘家欲就杜弼爲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下壯取
其妻息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爲用侃
赦之以配輿及侃與杜弼戰敗賊以枯棹打沒官軍
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
尅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
尅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
弼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
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輔
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
之儀威騰閭外總頒條之務禮綍區中委稱其才甘
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讎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
荒多阻分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
縮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歛豺
狼之迹舉賢登善窮綴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
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祿
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

晉書列傳卷三十七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愔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譚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歛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

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爲右司馬于時并土荒
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盟主琨所
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
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
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
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
有桓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
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旣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
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
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顛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

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兄上黨
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
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勳業不遂
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
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
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
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
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工之尸若
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
使逆寇水消及哀慕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

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
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
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
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
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
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
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
卽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
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
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
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
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
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
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墮
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
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
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
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于說密謀
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
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

晉書及傳 卷三十一
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
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間嶠誰
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
不從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
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
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
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
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
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
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
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
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
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
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
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
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
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
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
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叅佐禁錮嶠上疏曰王敦剛
復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

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
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
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
遑晏處如陸玩羊曇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
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
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
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于非
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
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
國要務其一曰祖約迄合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三

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
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
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
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
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
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
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
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
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
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

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
卽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爲
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
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
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
土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
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
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
選旣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
其五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
官今臨時市求旣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
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
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
幼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
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
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
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帝疾
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壺等同受顧命時歷
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
威名于荆楚又以西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

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論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

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其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

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
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
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
撲輒屯次湓口卽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
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
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
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
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
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
武不能殉難哀輟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
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朝率所統爲士卒先催
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
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
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
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
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
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
壇嘔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
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
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

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
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
隘忌尅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
合江表與義以抗其前疆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
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
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
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
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
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
芻蕘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
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
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後軍郭趙龔三將
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
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
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已
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
遣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口僕謂軍有進而無退
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
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
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

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
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敢不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
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
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
之任安危休感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
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
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
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
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
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
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
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
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
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
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
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
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
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
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
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

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
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
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
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
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
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
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
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但
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
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
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
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
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
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
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
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
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
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
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
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

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問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合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

郡公邑三千戶初峻黨路未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者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顛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

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王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憝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於厥心夫褒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勳德將爲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于聖世勳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旣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獎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于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塋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

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晟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叅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並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鑒叔父隆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應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

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叅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爲主簿舉賢才不行征東大將軍荀晞檄爲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已勸之赴召鑒終不廻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于鑒鑒不許寔是寔於營來省鑒疾旣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慙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一
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理用兄子演並爲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鷲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兖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卽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爲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旣絜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觀顏天壤

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諸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筭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在不魅且賊

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迷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

鑒以爲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駁之曰敦之
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
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廷雖無以難而
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
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導卞壺溫嶠
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衛車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
約蘇峻反鑒間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
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
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

孫鑒曰詞
難率易自
陳古健

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
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
天命不畏玉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
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
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
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
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
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旣盟之後戮力
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
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一
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疆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生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微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遂至

沉篤自忖氣力差埋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會無以報上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大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

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朝脯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賻一依溫嶠故事冊曰惟公道德冲遠體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爲世表歷位內外勳庸彌著乃者約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賴公以寧功侔古烈勳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謚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丕揚徽劭今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牢龜而有靈嘉茲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

劉辰翁曰
兩弟所著
能幾足哺
二兒兒非
甚小在穀
氣不絕耳
哀哉

其初餒鄉人以鑿名德傳共節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鑿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鑿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二子惜曇

惜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惜為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惜為太守惜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蒞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脩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薦惜以為執德存正識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為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為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惜與徐充有故義乃遷惜都

督徐克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克二州刺史
 徽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
 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
 固辭解職勸溫并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
 及帝踐祚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
 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殷
 勤固辭不起太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
 空謚曰文穆三子超融沖超最知名

行古快事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
 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
 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
 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
 也桓溫辟為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為叅
 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
 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
 重府中語曰髯叅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
 髯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
 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
 愔暗於事機遣牋詣溫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超取
 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

劉辰翁曰
古人常照
此等與後
人笑今人
則不然

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卽轉愜爲會稽太守溫懷不軌
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
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
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
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
超又進策于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
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
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
呼吸可定設欲城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
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

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今資儲
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尅若舍此二策而
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
俛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
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闕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
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
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旣而超就
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
邪超曰明公旣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
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

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溫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為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情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為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情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眾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情嘗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情慢怠，展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情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

人傑口
忠臣孝子
真心世用
得讀此令
人捫卷長

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

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一時之
儁。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胤齊名。累
居清顯。領宣城內史。入補丹楊尹。劉毅鎮江陵。請爲
南蠻校尉。假節與毅俱誅國除。

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祕書
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
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爲撫軍。引爲司馬。
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羨有疾。
廷以曇爲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

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
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後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
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謚曰
簡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
以爲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爲梁秦雍
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
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初姚萇將
竇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

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衝爲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戍皇天塢以距之衝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永永垂竝存自爲仇讎連雞不棲無能爲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爲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爲河南太守戍洛陽

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梁州刺史王正胤率衆出子午谷以爲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時魏氏疆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於滎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殷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犄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竝以爲不可恢皆殺之旣而玄等退守尋陽以恢爲尚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殺之及其四子託以羣蠻所殺喪還京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七
師贈振軍將軍子循嗣

隆字弘始，嘗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僚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爲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爲揚州刺史寮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爲趙王椽，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生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

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令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領東郡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邃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死顧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為不軌隆之死也
時議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土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
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
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
里投軀而弗顧狹窳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
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
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兩泣若雪分
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夫
益幾移國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協行始安頗均連
壁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為飾援高人以同志抑
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
風矣
贊曰太真懷貞勤宣乃誠謀敦翦峻奮節擢名道徽
忠勁高芬遠映愔克負荷超慙雅正

音義

愔 徒敢反 斂 五才反 負 音音 鞫 音音 庇 人反 并及 幘 側革反 拊 音音
胡郎反 懷 符逼反 琬 音音 染 資成反 擘 筠輒反 斲 丁角反 重 音音
古典反 哺 山洽反 福 阨反 上方 綱反 裸 郎果反 鈺 諸盈反 磯 大石
激水也 躡 步利反 懋 牛吝反 鑿 古銜反 賂 辛聿反 嶧 音音 汨 古沒反

虔亭丑升反杆音汗飴音願犛音呂角反肝音幹誅大軌反倚居倚反

猷窳軋愈二音

二十七終

晉書列傳卷三十八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人洛時人號為三俊例拜為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

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張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旃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旃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旃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旃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乂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牧。禮豪傑。有孫劉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

史榮數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免會敏欲誅諸上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賣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畧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袖臚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旣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首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歛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旣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

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牋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
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
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
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
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
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
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叅佐白事斷賓客
問訊今疆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
沖虛納下廣延僑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
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時

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
其質甘季思忠欵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
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
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壘賀生沉潛
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
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
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臣陳
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
庶以爲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
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

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下每惟社稷發
憤忼慨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羣士名冠東夏德
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
爲衆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爲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
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勲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
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叅議之例下附
州征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
江表失墜齊王親則近屬位爲方嶽杖節握兵都督
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
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

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
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旣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
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
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疆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
齊府叅佐扶義助疆非劍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
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
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
明玉敎所崇況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
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

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脩焉敬之弊也鬼救鬼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脩焉敬之弊也鬼救鬼

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

晉書及傳 卷三十一
之義救弊之術也。羲皇簡朴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旣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及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

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辟，則曰辟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旣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

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王
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
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
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
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
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不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
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飄甘露
豐墜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
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
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入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
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闔而教學之
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恒銳而務學之心不脩若闕
四門以延造士宜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
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
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
虞垂五刑之殺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
歌緝熙茲究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
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
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
寬尅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與不對

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共未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旣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酌參夷之刑除挾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

金水之明內鑿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
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
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羲黃之規可種
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濶
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
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
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
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
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旣離智慧擾物夷險不
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
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
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
閣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
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
傳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
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蒙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
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旣變清
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闡拓老
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
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位以體爲稱則是天

音書及傳 卷三十一
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旣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

晉書及傳 卷三十一 十一
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
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
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叻封臨湘
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
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
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難見二帝失
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
御陛下膺籙受圖持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
示廟旣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
光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

關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
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
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
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
得可以降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
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
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
此今五都燔蕪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
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
區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

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
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
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
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疾疾不瘥曠
廢轉又比陳誠款未見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
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
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趣走商歌於市誠欲
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
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勞
無負鼎口不商歌橫逢大運頻煩饕餮雖思慕古人

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廢
頓僵臥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如復天
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
亦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日冥齒墮胸腹冰
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旣以荼毒七十之
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
隱伏何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令六合
波盪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
人力以臣平彊蕪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
當久停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

晉書列傳卷三十八
十三
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
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於大墾亦有
虧損今萬國華面賢俊比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縻
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
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敝帷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時
銓俊又使官脩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
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
郗鑒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
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
必有爪牙之佐卜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舉

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郗鑒少立高
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辟
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綴集
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
以立功旣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闕出內
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
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
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軫鎮東以鑒年時則與
若思同以資則俱入坐况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
明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

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導與有毫釐萬分之一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逐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

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叡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一 十五
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晉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曾祖齊仕吳爲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胤

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又請爲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丞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倅，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臣等伏思

晉書列傳 卷三十八 十六
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迷國益甚至于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方

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

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秘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卽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楊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

晉書及傳 卷三十八 十七
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荅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爲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踐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

馳拯世燭之武乘繼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殫服玄風景美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筭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笑元凱旣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悴羣聖顛顛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微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參軍沈頽銜命奉授望

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帝親幸其舟則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尉張闓任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請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荅曰江道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

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據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因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耳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疆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

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
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
名而不能爲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卽位徵爲宗正
元帝在鎮又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
鄉侯循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
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
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
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
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
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
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
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
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
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
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
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
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
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茲
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
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

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入，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

止十，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經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

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旣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謂廟中之親惟從高祖以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恭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

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脩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

晉書列傳 卷三十八 二十三
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諡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際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自道之志異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

晉書及傳 卷三十八 二十三
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
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
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畝畝。足下志隆
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
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方在都邑。
搢紳之士。咸厚遇之。日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
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
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
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綜仕吳。爲尚書僕射。父瑩
有名。吳朝吳平。爲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
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
儒。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
孝廉辟公府。除北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
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引爲參軍。轉祭酒。賜爵
安陽亭侯。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
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
進爵安陽鄉侯。拜丹楊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
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

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爲太常明帝卽位加散騎
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
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莞在疚靡
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
有尊也朕將祗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
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卽丘子體道
高邈勲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
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三
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曰太常安
陽鄉侯兼履德冲素盡忠恪已方賴德訓弘濟政道
不幸殞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魂而有靈嘉茲榮寵及塋屬王敦
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諡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顯
先兼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庶
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
聞邦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
惟元凱宦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
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鑿蹕降臨承
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

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既清貞賀惟學植逢時
遇主搏風矯翼

音義

旗

以魚反

姬

音亞

濟

即奚反

閻

音開

鄢

音偃

藝

如雪反

葦

葦完反

晉書列傳卷三十八 終

晉書列傳卷三十九

劉隗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
隗少有文翰起家祕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
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
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
收護軍士而為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
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
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
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為其防東閣祭酒顏

晉書列傳 卷三十九
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
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
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
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
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顛等知龕
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
行叅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
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又盜割官布六百餘匹正
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
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恃在三之義傷人倫之
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魍魎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
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爲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
東藩當庸勲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賊污舉頑用器
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
已喪亡不復追貶遇愆意闕未達思義昔鄭父斲子
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
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
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爲民錄妾
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
彊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叅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

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疆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栢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寃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賂使役罪不及死

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輿論於理爲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輿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寃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叅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寃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爲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

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顓曰顓幸荷殊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爲兇害公于廣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訥赫百姓誼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顓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

兼爲丹楊尹與尚書令刁協並

寵欲排抑

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祕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墜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

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波字道則，初爲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季龍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爲襄城太守。累遷桓沖中

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袁真朝廷空虛，以波爲建威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尚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符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疆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爲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符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勲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曆數在躬，而猶虛心側

音書列傳 卷三十九
席甲已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難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廟集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太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恠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

今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且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雋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應。而鈞臺之詠弗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宗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而遠之。清公貞脩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旣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

上受祿每過其量，希肯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符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撓，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百姓懷浮游之嘆，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于上，人悅于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污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觀人事以歎息，觀妖青而大懼。昔宋景退災，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酒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一
之喻、斲迴聖恩、大詢羣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
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
鼎和味、克念作聖、以荅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
無時、懷恨黃泉、及臣凡劣、復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
實非糜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嬰
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惛然、不
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初爲廬
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
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

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
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
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箏而吹之、爲出
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
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閹鼎所殺、司空
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
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幹、辟
琅琊王丞相掾、咸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
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爲尚書郎、有

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

子彛 彛子達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爲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叅軍長沙王又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爲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丞相以協爲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

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爲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無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斥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旣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

晉書列傳 卷三十九
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
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
氏收墓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
後周顛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
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
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
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楊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
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
算以此爲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卽凶殘之誅以
爲國刑將何以阻勸乎常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
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爲此事由國計蓋
不爲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
黨故也况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
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
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
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
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
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寬
此乃爲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
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

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侮之罪而臨難之日黨于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今有罪重于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前世所廢使不宜改乎漢蕭河之後坐法失矣文帝

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夫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感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讐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筵郭璞等並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夫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

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耻。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繼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讐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吳國內史。累選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卒於官。子達字伯道。達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歷顯職。隆安中。達爲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爲始興相。弘爲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

稱是桓玄篡位以逵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
暢右衛將軍弘撫軍桓脩司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
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
所在逵在歷陽執劉裕叅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
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逵
棄城而走爲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
惟小弟騁被宥爲給事中尋人誅刁氏遂滅刁
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山澤爲京口之蠹裕散其
資蓄令百姓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

戴若思

第 九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
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
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
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
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
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
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
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
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太音

鍾人傑門
若人理
恒是清起

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絜。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跡。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驛騎司馬。拜散

騎侍郎。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弼。加若思前將軍。未發而弼滅。帝為晉王。以為尚書中興。建為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為征西將軍。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為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

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
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
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
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
能言敦叅軍呂猗昔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
思爲尚書惡其爲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
顛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
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爲將來之憂耳敦以爲然
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
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祿大

夫儀同三司諡曰簡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
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
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
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
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
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
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
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
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

晉書列傳 卷三十九 一五
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鳴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肝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日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

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

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脩建䟽奏納焉於是始脩禮學代劉隗爲丹楊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曰穆子謚嗣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周顛

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嫌也司徒掾同郡賈謐有清操見顛嘆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顛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顛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顛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顛顛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爲鎮軍將軍以顛爲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出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顛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顓得免因奔
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邈曰顓雖退敗未有莅
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爲揚威將
軍兗州刺史顓還建康帝留顓不遣復以爲軍諮祭
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禱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爲
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初
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顓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
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
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
銓衡外奉傳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
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耻俯
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
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
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冲讓
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顓曰諸人咸
以君方樂廣顓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譙
羣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
時邪顓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
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
公就嘗顓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尋代戴若思

晉書列傳 卷三十九 十一
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顓及王導等顓荒醉
失儀復爲有司所奏詔曰顓叅副朝右職掌銓衡當
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爲有司所繩吾亮其
極懼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顓必能克己復禮者
今不加黜責初顓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
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
末年所謂盛德之衰也顓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
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顓遇之欣
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視客已腐脅
而死顓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曠目謂顓
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顓
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
嘗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
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
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顓曰何敢近捨
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溫嶠謂顓曰大將軍此
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
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
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彊忍
狠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旣而王師敗績顓奉詔詣

主思任曰
又覺捐顛
破古者未

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顛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顛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顛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

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顛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携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而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顛。每見顛。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顛家。收得素篋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敦卒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康。祀以少牢。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

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顓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殷勤。欵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顓三子閔恬。願。

閔字子鸞。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中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祕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烈。無子。以弟願長子琳為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願並歷卿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乖容衆。非先土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斲棺之議。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踈。致物情於解體。

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開爽照理研幽伯仁疑正處腹能約成以高才雅道參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顛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矣也

贊曰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英爽忠謨允塞道屬屯蒙禍罹兇慝

有義

砥音龕口含

反

春

丑江反又丑龍反

訕音刁

洞音諳

烏含

猗

於

反 璵璠余無

二音沁

反

攷吐高

反

繆

診音黷

橫音洙

殊音媒

列

反 賁

肥音假

反

樗

勅居

反

晉書列傳卷三十九終



